

新增格古要論

二



新増格古要論

(二)

曹舒王
昭敏佐
著編增

新增格古要論卷四

金石遺文

畫記

唐昌黎韓愈退之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韉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鉞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把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齟者。飲者。渡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鉗盂簋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

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聚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模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模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觀八駿圖說

唐河東柳宗元子厚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爲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羲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俱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蹠。齧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爲負販者。有不足爲吏者。有不足爲士大夫者。有足爲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煖。一也。推是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驊騮。白羲。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爲牛爲蛇爲俱頭爲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

若牛若蛇若俱頭之間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龍馬圖贊

柳子厚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好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毛環目肉鬣馬之靈怪有是耶居帝閑爲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鳴和鑾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爲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旣觀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倮尾童鬣疏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樂陳兮。鳴鑾在御大路遵兮。世廡道悖還吾真兮。哀鳴延首慕水濱兮。沛焉潛泳旋翕淪兮。淵居海逝靈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阡厥身兮。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宋金石遺文

集古錄目序

宋廬陵歐陽修永叔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彙聚而

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顯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村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爲轉寫失真。轉一作傳，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聚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修序。

集古錄跋尾十條

歐陽修

右漢公昉碑者，乃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爲公昉修廟記之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僅存可讀。所謂公昉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子公昉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爲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啖瓜旁有真人居，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從，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卽至。闔郡驚焉。自爾府君徙爲御史，鼠齧

被具。君乃畫地爲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怒，勅尉部吏收公昉妻子。公昉呼其師告以厄。其師以藥飲公昉妻子，曰：「可去乎？」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雪來，迎公昉妻子，屋宅六畜，翛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爲怪異矣。嗚呼！自聖人沒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之際，奇辭怪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爲吾儒者往往牽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昉之事，以語愚人，豎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世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於後者，在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胡城公爽以碑歲久皆仆于野，爲再立之，并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譜牒，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爽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黃帝以來，子姓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間，詩書所紀皆有次序，豈非譜牒源流傳之百世不絕歟？此古人所以爲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輕薄，婚姻附託，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飭，喜自樹立，兢兢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巨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洒。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人也。至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瘦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宋文鑑百事下瘦字作疲字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皆數百年。其荷天子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爲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也。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施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之生萬物。所以資於人也。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爲之節。使其足周於用。而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失。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閒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右司刑寺大腳跡。并碑銘二。閤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

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爲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閒。果何爲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爲不誣。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理之常。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玄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爲貴也。玄宗自除難遂至太平。世徒以爲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爲政知本末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陽。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伺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十一年。題名者五百一十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錄爲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林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乙亥。是歲天子躬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潞王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鴈門。廢帝自焚於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

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有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讀李翱文

歐陽修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爲秦漢間好俠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況乃翱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柰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知翱憂者。又皆疏遠。與翱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書董子春秋繁露後

歐陽修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百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總

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三十餘篇。其閒數篇在八十篇外。乃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臥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或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

薦司馬光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讜言嘉話。著在兩朝。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爲言。五六年閒。言者雖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數陳激切。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先帝選自宗藩。入爲皇子。曾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爲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愼密。光旣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備聞其事。臣而不言。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光今雖在侍從。曰承眷待。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旣詳知。不敢不奏。

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聖主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旣難。獻言者亦不爲易。論小事者旣可鄙而不足爲。陳大計者又

似迂而無速效。欲微諷則未能動。將直陳則忤貴權。而旁有羣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言事之職。但爲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幸陛下納諫之意。遠陛下賞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沈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以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爲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沈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時才。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閑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諫官四員。已而中廢。復上兩員。今諫官尙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叨被榮恩。未知報效。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薦布衣蘇洵狀

歐陽修

臣猥以庸虛。叨塵待從。無所裨補。常愧心顏。竊慕古人薦賢推善之意。以謂爲時得士。亦報國之一端。往時自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近古。蓋自天聖迄今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野之遺。其自重者。既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輩所宜求而上達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純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爲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辨閎偉。博於古而宜。

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爲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薦引。則遂棄於聖時。其所撰書二十篇。臣謹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賜甄錄。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蘇軾應制科狀

歐陽修

右臣伏以國家開設科目。以待儔賢。又詔兩省之臣。舉其所知。各以聞達。所以廣得人之路。副仄席之求。臣雖庸暗。其敢不勉。臣伏見新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學問通博。姿識明敏。文采爛然。論議蠭出。其行業修飭。名聲甚遠。臣今保舉。堪應材識兼茂。才明於體用科。欲望聖慈。召付有司。試其所對。如有謬舉。甘伏朝典。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充館職狀

歐陽修

右臣猥以庸虛。過蒙獎任。竊惟古人報國之效。無先薦賢。雖知人之難。愧於不廣。而高材實行。亦莫多得。苟有所見。其敢默然。臣竊見祕書省校書郎章望之。學問通博。文辭敏麗。不急仕進。行義以修。東南士子。以爲師範。太平州司法參軍曾鞏。自爲進士。已有時名。其所爲文章。流布遠邇。志節高爽。自守不回。前亳州衛真縣主簿王回。學行絕固。論議精明。光通史傳。姓氏之書。可備顧問。此三人者。皆一時之秀。宜被朝廷樂育之仁。而或廢處江湖。或沈淪州縣。不獲聞達。議者惜之。其章望之。曾鞏。王回。臣今保舉。堪充館閣職任。欲望聖慈。特賜甄擢。如後不如舉狀。甘當同罪。

慎改竄

蘇子瞻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六一居士傳後

蘇子瞻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爲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己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樂毅論後

蘇子瞻

魏氏春秋。夏侯玄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傳於世。然以余觀之。燕師之伐齊。猶未及桓文。

之舉也。而以爲幾湯武。豈不過甚矣乎。初玄好老莊道德之言。與何晏等皆有盛名。然卒陷曹爽黨中。玄亦不免。李豐之禍。晏目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目晏以神。及其遇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羣鬼妄作名字。自相刻畫。類皆如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篆髓後

蘇子瞻

滎陽鄭惇方字希道。作篆髓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揚、賈、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閒有未盡。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爲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補瀉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雕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孔子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爲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聞爲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爲惡。而易曰。地上有水。比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比爲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曰。言各有當也。而況欲以一字一之耶。予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後。

孔子世家議

宋臨川王安石介甫

太史公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

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曷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牴牾者也。

金石錄跋尾

宋南豐曾鞏子固

茅君碑

茅君碑。三茅者。盈、太元真君、固、定錄真君、衷、保命仙君。皆漢景帝中元閒人。盈武帝天漢四年道成。至元帝初元五年。來江左句曲之山。哀帝元壽二年。乘雲而去。至梁普通三年。五百四十四年矣。固至孝元帝時。拜執金吾卿。衷宣帝地節四年。拜上郡太守。五更大夫。並解任還家修學。成帝永始三年。固爲定錄真君。衷爲保命仙君。梁普通三年。道士張繹建此碑。孫文韜書。

常樂寺浮圖碑

曾鞏

常樂寺浮圖碑。周保定四年立。州人治記室曹胡達撰。其辭云。襄州刺史王秉。字孝直。建常樂寺。輒塔七層。其碑文今仆。在襄州開元寺塔院。其文字書畫。無過人者。特以後周時碑文少見於世者。故存之。

九成宮醴泉銘

曾鞏

九成宮醴泉銘。祕書省檢校侍中鉅鹿郡公魏徵撰。兼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書。九成宮。乃隋之仁壽宮也。